

遠東畫報

FAR EASTERN ILLUSTRATED NEWS



(Ats Photo Service)

蒙古包之外觀

Paos In Eastern Mongolia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行洋時最美

國 中

年六六八一立創

部 口 進

部 口 出

部 船 輪

部 險 保

部 輸 運

海 上

口 漢 島 青 平 北 津 天
 明 昆 頭 汕 州 廣 港 香
 濱 爾 哈 陽 瀋

報 畫 東 遠

刊 月 半

Published Fortnightly by
MAX NÖSSLER & CO., SHANGHAI
 20 Canton Road, 5th Floor, Tel.: 16180
 Editor: E. OBENAUS

司公恒璧樓五號廿路東廣海上：者行發

〇八一六一：話電

真 本 何：者 輯 編

Registered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under No. F111
 號一一一第 F 證記登處務警界租共公海上
 號一一三七第字警證記登部政內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記登政郵華中經

February 1st, 1941 日一月二年十三

Vol. II., No. 3 期三第 卷二第

CONTENTS 錄 目

In Eastern Mongolia	俗風之部東蒙內舊
Mongolian Temple Festival	舞喇喇古蒙
Like Father Like Son	子與父
Falsehood in War-Time	(續)言謊之時戰
What Berlin looks like...	乎是如果林柏之日今
Fortnightly Review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vents in Europe	檢事軍治政洲歐來月半 討
They Followed The Fuehrer's Call	祖返重民移國德萬十數 圖

Subscriptions: 價 定

Single Copy - \$0.20 月二... 冊每
 3 Months - \$1.20 角二元一... 月個三



牌 馬 獅

德 洋 行

號 五 一 一 一 箱 信 政 郵 號 一 六 二 路 川 四 海 上

理 代 總

廠 料 顏 德 大

司 公 合 聯 各 及



牌 瓶 燒

分 行
北 重 奉 天
平 慶 天
煙 青 廣 州
台 島 漢 口
哈 濟 南
爾 濱 天 津
濱 大 連

* * *

關於商業與技術上如有
詢 謹 當 竭 誠 貢 獻

頭 塞 露 芳

乾 燥 顯 影 照 相
印 紙
透 明 包 紙

奧 遠 立 達

活 性 炭 素

液 體 之 過 濾 及
糖 類 油 類 調 味
粉 菓 子 汁 等 脫
色 之 用

溶 劑 人 造 松 香
硝 棉 及 其 他 原
料

製 造 噴 漆 磁 漆
凡 立 水 及 一 切
油 漆 等 需 用

人 造 瀝 青 蠟

製 造 地 板 蠟 汽
車 蠟 鞋 油 復 寫
紙 等 需 用

立 脫 粉

氮 氣 製 品

工 業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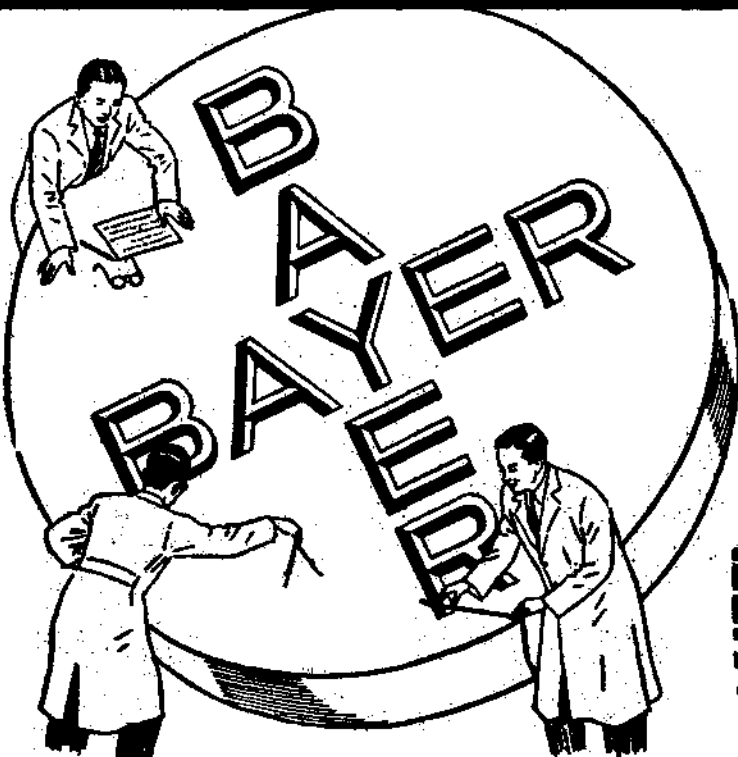
化 學 品

染 織 油 漆 皮 革
橡 膠 藥 路 塔 大
藥 及 其 他 工 業
用 品

「 陰 丹 士 林 」 染
料

各 種 用 途
及 其 他 耐 久 顏
料

安 尼 林 染 料



阿 司 匹 靈

但 終 亦 能 及

費 盡 心 機 摹 仿 偽 造

阿 司 匹 靈 'ASPIRIN'



治 傷 風 寒 熱 頭 痛 等 症

君如需速度最快
攝影底片請用



Agfa
矮克發

 依速全色細粒軟片 感光速率廿七度	 依速全色超特快片 感光速率三十四度
 依速全色超特快片 感光速率三十四度	 依速全色特快軟片 感光速率三十一度

苦海慈航 黑籍救星
用男 亞諾蒙 用女 奇諾蒙



當此百物騰貴之際生活程度日高即日常衣食住行頗難解決若再染有煙癮者更形累累惟有即服亞諾蒙或奇諾蒙能立見煙癮戒除身體日健逍遙自在何樂不為亞諾蒙及奇諾蒙均製成藥片服用便利更有注射液專供醫師之用

總經理 德商禮和洋行

全國各大藥房均有經售



(Ato Photo Service)

In Eastern Mongolia

門西之城西林

無築全及圖之以設牆保牆多及宅故苦患于時林北絡街縱，二城圍西熱林石成由城之用供鏡中障，圓小，個之，出有西四東，橫城華，環北河西料，泥門城，射眼并，藉以城村人，居沒紅附門西以兩中里周築，省位。並土，垣上擊，建城作城，落住是民為翕近，南聯大有半約泥四之於

West gate of Linsi. The town of Linsi is enclosed by a mud wall measuring 2½ li in circumference. It has four gates. The two main streets connect them, intersecting each other in the centre.



夫農之蒙內舊

○法東乃之此子雙，之示同鄰亦故界東內熱而三亦石種曳目以磨一化省漸其遼部蒙河得省自磨筒引之逸粉石，居漸習單，古即者效關，陸，驢廠器製圖民與俗，東之舊

Mongolian nomads have settled among the Manchus and adopted their customs. The picture shows a blind-folded donkey pulling at a primitive stone mill.



處野居穴

者穴見，林河惟俗種無則帶寧林江黑，處居有，河河山。居有復西之熱，習此反，一遼吉龍而者野穴尚北南西

In the Linsi district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cave dwellers; manufacture of earthenware objects is the main native industry.



Mongolian Temple Festival

喇音隊之鼓鼓木，手地擊
 喇樂中，大以下柱鼓席而

Lamaistic musical instruments at Mongolian festival dances include huge drums which are supported by posts and struck by seated musicians.

廟前廣場信徒雲集

喇教，年次盛麗，喇教喇
 喇舞，照攘圓舞，喇教喇

Crowds of pilgrims, all in festive dress, watch the progress of a ceremonial dance in front of the temple.



天之圖者，側男神讀後樂，財戴具，之較為神方者
 使乃下之，女口，大男神假，出圖左長男，為神
 舞右飾背，財誦語音作各女相，中席方者財右矮女

Temple dancers, representing God and Goddess of Prosperity and Genii.



子 與 父

Like Father Like Son

桂老闖用了飯後又把剪過四次的牙籤在剔着牙縫了。這位大興或烟紙疏的老闖，用過中飯後終要伏在櫃台上閒眺會兒。早晨晚上呢，因為吃的是粥，對於「肉食」很不衛生，所以常常在帳桌前算帳。

據說他進中餐一定是吃頭碗米飯，魚呀，肉呀，翅呀，菜終是太膩。進中餐時自然不高興和一個夥計一個學生同桌的，他必須到欄樓前窗邊和太太同用。因此桂老闖真否吃肉吃魚在夥計們看來，不免是「千古疑案」。

然而桂老闖的吃魚肉甚至魚翅海參在大興或寶號四圍的鄰居看來，確實有些「應毋庸議」。不信：遠遠在街上望到伏在櫃台上剔牙的他，那副神情兒就準得相信。他永遠那們在輕點着頭，不用說，下面的腿兒也是在搖呀搖的。他兩并好大的嘴唇總是那末油晃晃的怪有光彩。這是鐵般好證據兒。誰相信桂老闖不吃葷，那才真是天大的冤枉。而且他嘴唇上的光彩常跟季候而變換色澤：譬如在盛夏，人家在怕水瀉而喝冬瓜湯聊以自慰的當兒，他兩并嘴唇就老是顯着奶黃的油色。要是隔壁三好婆走上寶號請教：「會，哈，桂老闖，今天中飯進些什麼？」他總會慢吞吞地說：「天怪熱，嘴又淡，吃些奶油蕃茄牛肉蛋花湯，飯又減了。」在歲暮年終呢，他兩并嘴唇就塗上碧綠油。對過毛因娘走上去開說：「桂老闖，好辛苦，吃些什麼？」於是他受理不理地說：「年夜歲暮，老是鹹肉青魚，真厭死了！」原來吃過青魚嘴上是青油的！他兩并嘴唇上既然有上十八般顏色，無所不吃，諸如吃新鮮猴腦子，龍虎湯，……甚至紫河車，白跳虱；然而據說他可不吃烏龜和甲魚。原因呢，他姓的是「桂」，雖然不曾和季龜年陸龜蒙攀過親認過把兄弟，吃龜肉却不免有些兒不忍。甲魚雖然味美，終有些「物傷其類」

，因此桂老闖叫張聲聲按脈，曾叮囑要他多吃些甲魚，「滋陰降火」，就不免傷他底心。

他題烏龜一個雅銜，名曰：「壽虫」，甲魚稱之曰：「圓菜」；他同樣不服老，所以不准人家叫他「老桂」——就是叫「桂老闖」也不十分高興。原因：他也不吃龜版膏。

桂老闖，不，桂總經理，白手成家，真不容易——雖然寶號佔磨坊街座西朝東一開間又一「瓜得」；但烟呀，紙呀，存貨和像山積；而且夥計還有兩個呢！

他伏在櫃台上剔着牙窩裏的肉屑，粗屑，蛋塊，他搖着肥頭，吓的就剔下的屑污一口吐到街心去，看看有熟人沒有？回顧自己身邊左右二夥計，左輔右翼，真得意非凡。

（他在帳桌上算帳，想着有幾分利息好打是專心不過的，他不怕店堂裏阿毛和興發貪懶或揩油，他在撥動算盤珠之時，有他底夫人在欄樓上監視，誰指了一分錢或伸個懶腰，賢內助決不放鬆。）

他拚命剔着挖着牙，就把光黑的指甲一刮，黏了，便乘勢往空一彈，乾咳着叫聲：「興發，你還沒滿師，現在越發不成話了，唔開嘴，笑什麼，女學生走過了嗎？給你娶個如何？媽媽的！」

那個興發正死盯着個路人，聽見他先生叫，慌着收縮了目光，裝着規矩，照樣伏在台上。櫃台右邊的阿毛就跟觀鼻，鼻觀心筆直站着。於是讓桂老闖來看了；他滿不在乎地斜睨着眼，從眼角上盯着那個街上的女郎，那女郎擺着蛇頭般的屁股，懷着書，在路角喊車。桂老闖又尖起耳朵，聽那女郎嬌聲嬌氣地喊：「霞路飛去哦！」他鞠着身抽上一口水煙，眼睛跟着那女郎的屁股……那女郎回過頭來了，給他看個飽：「呸！原來是個麻臉塌鼻的醜女人，臉上正配着一個鮮紅的酒糟鼻和一隻鮮紅大歪嘴。她一擺屁股把軟木高跟鞋跟嬌嫩地敲着水門汀地……」

遠遠地，桂老闖狂地呸的一聲，打了個大噴嚏……他覺得過大了，於是又把水烟管抽出來：「呸，呸，」吹出一個大烟蒂。他見阿毛怯怯地靠着，真像塊又尖又長的燒木頭，不由暗暗稱讚：

「好，阿毛，你底大楷近來尚有進步，你該在一清早多多的練……」

興發心中好笑：媽媽的，你怕電費嗎？又要指點計的油，把練字的紙張充作紙煤頭了？他一邊便規矩地對着老師：「先生，這回聽針麻裏小王說：××針又要跌了……」

桂老闊揚着雙眼：「呸，小鬼，又要屏嘴！」他聽到針價大跌，直比針刺在心窩還痛：二次戰爭剛開始，大號針就買上一角多，我剩着的一箱多給毛玲娘釘好放在馬桶箱下，等它漲上五角，六角，……現在呢？跌了！他想着不由胸口一陣冒，眼前一陣黑。他在興發頭上拍的一記：「現在呢？跌了？」

「嗶，桂老闊，飯吃過咯！」他向櫃台外一望：小玲子娘已靠上來，睜眼向他笑。

「會會，小玲子的娘，你好呀！」桂老闊也眯着眼笑。她又叉着雙手，突出高高的胸房，一抖一抖地。於是兩個夥計退在一旁去。

小玲子娘肥臉湊了過來，臉上的雪花膏「昇華」為氣體在店堂前瀰漫着。桂老闊已像中了魔的吧兒狗兀自牽着；他向上望望欄樓前窗上，又對小玲子娘笑笑。

「桂老闊呀……」她輕輕地像隻春貓。他把水烟筒移過一邊。

突然，店門外有個人把一件東西往空中一拋，跌下來時，把頭一迎，恰巧套在頭上，原來頂着一隻打鳥帽；那個人把手一恭，嘴裏唱着：「美的身體健康，人人愛在心房66。50。32。06-0……」



「媽媽的，沒有！」桂老闊大冒起火來，了不得，癩三竟闖進門來討錢了。

那人把水牌下一包香烟來勢塞向懷裏，又把帽兒向空一拋……小玲子娘笑了：「哈哈，你的兒子都不認識了嗎？」桂老闊這回才認清是他兒子毛玲，於是他大聲叱着：

「小抖亂，還不安靜些！」毛玲見是老子，不由停了口笛，搓搓手。

「……豬雜，你，你，剛在抽麻裏的五塊錢到那裏去了？……」

毛玲像隻死老蟲；外面小玲子娘兀自格格地笑着。

「整天在外胡鬧，軋女朋友，上舞場，……你窮爺可結交不起……你唱歌的本事倒不錯，你讀書可像隻縮頭烏龜了……媽媽的，這回國文又是戊等……此刻給我滾到裏面去作文，限兩小時內交卷……」

欄樓上乒乓地響着，窗忽地呀的開了，伸出個蓬頭來：「老變死，還怪兒子……你吊膀子……你小玲子娘連隻……」

小玲子娘嚇得一溜烟逃了。

桂老闊很懂斯文，他精忠岳傳三國演義都看過五遍，談論古今人物，歷歷不興。他徘徊在店堂中唸着自己的名作：

「昔日有上三大賢 玄德關張勝天仙
自從出了司馬後 心中好比滾油煎
岳陽樓下水茫茫 狗咬洞賓不識人
牡丹如粉戲三次 回頭一笑百媚生」

他一唱三嘆朗誦後，又踱起方步來，一面高叱興發泡水。

好容易公郎繳卷了，但已在出事的三小時之後。他接過一看：「原夫碧落黃泉，魂斷藍橋，春閨風韻，秋打孤魂，風狂浪駭，鴉逐風飛，懷本多情，卿何薄命？」（註一）一日六時，迴腸九轉，天吹東風，月下凝眸，紅拂女投奔李靖，卓文君夜奔相如，（註二）君請揮之，薄倖人自當啣環三頓首以叩。」

他暗暗點頭，繼而又搖搖頭，對着呆着着的毛玲說：「這還算有進步，然而太舊了，字眼要用得新些，要重做，做白話文，懂不懂？」

毛玲發着窘，他望望欄樓窗，一無動靜，才死了心，祇好硬着頭皮退下去。這回祇隔了一刻鐘，就來繳卷了。桂老闆看是：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淚洒相思帶，今宵難到後，何日君再來？不歡更何待，（註三）何處不相逢，相逢在今天，初陽明月共歡顏，春風夜草美夢牽，我們底心穿上愛神的箭；我們底淚，幻成豪華的詩篇。（註四）」

桂老闆才點點頭，揮揮手命兒子退去，不曾追究那遺失的五塊錢。

在兒子繳卷廿四小時以後。桂老闆又伏在櫃台上吸水煙了。他道貌岸然地抬頭向天，在盤算這次「使館牌」漲價後，存貨上吃進多少……

店門前忽然發現了一個巡捕，後面跟着一個戴眼鏡的老頭兒——那不是上次來買牌宣茄的張公館裏的太太爺嗎？巡捕把一封洋信向櫃台上一放。

「喂，是你兒子桂毛玲寫的嗎？下流坯子寫這種東西給我女兒……哼！」老頭兒大大地咆哮着。桂老闆慌的沒了主意，仔細向信面一看，正是他兒子的大筆：「張愛娜小姐愛啟」暗想壞了什麼小鬼也去信。他祇好硬着頭皮支吾着：「那不是，那不是，張老先生小犬有小可在，決不會做這種事……」隨着拉開信箋，開首却是：「愛娜小姐愛啟：原夫碧落黃泉，魂斷藍橋，春閨風韻……」

「還不是，放屁！」那張先生做着手勢趕上一步：旁邊的阿毛駭得退過一邊。桂老闆着忙陪着笑臉：「那，那，那，」

「嚇，還有一封在這裏。」巡捕又在衣袋中抽出一封中國信，桂老闆嚇得魂不附體，正是自己寫的一封信。他遲疑地裝着不懂拆開：胡亂看了一通，那些「我們底心穿上愛神的箭，我們底淚」的自己的筆蹟正在箋上跳動着，他啞口無言。

巡捕罵了：「你這隻老烏龜老甲魚，你有家教嗎？連你自己也想癩蝦蟆貪吃天鵝肉，人家黃花閨女會看中你這個老壽頭嗎？你這……」

「那不是，那不是……」還不是，我張某的女兒可是給人調戲的？」

桂老闆嚇得把頭縮着……心頭一急，他似乎昏了過去。但他右耳突然感到一陣劇痛，回過臉，發見他底夫人正站在旁邊，已把手拉住了他底耳朵，大聲罵：「老殺千刀，老浮屍，出什麼醜……」於是他不由地跪了下去。

（註一）以上都係影片名。（註二）「倭袍傳」中情書原句。（註三）「何日君再來」歌曲原詞。（註四）「何處不相逢」歌曲原詞。

凡拉蒙

服取一片立止
頭痛牙痛月經
痛及一切疼痛

裝於清潔而衛生之紙
袋內每包一片各大藥
房及煙瓦店均有出售



戰 時 之 謊 言

著原培森慶員議會國國英
(期二第卷二第續)

FALSEHOOD IN WAR-TIME

Containing An Assortment Of Lies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Nations During The Great War

By
ARTHUR PONSONBY, M. P.
(Continued)

葛雷勛爵引證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一日畢萊斯所提出之問題後續稱：

所作之答覆完全屬實。攻擊余不答覆問題已成為共見之事實，不能再加否認。國會雖賦有無限制之權利可以獲悉任何束縛國家行動或限制其自由之協定，但應付戰爭可能事件之軍事與海軍措施，則決不能使國會知之。政府在被迫考慮戰爭可能事件之時所採取之必要預備措施，倘將其內容宣佈，則必歸於失敗……倘有此種問題向余提出，則余必根據上述理由加以拒絕。過去數年對英法軍事佈置事宜所提出之問題，首相亦完全加以擱置，其理由正與余相同。

英法軍事談話與英俄海軍談話均不妨礙吾國之自由，但後者無前者之密切與重要，故余敢言首相所提供之保證仍屬有效。絕無傷害國家之內容，此為國會所能獲得之保證。政治諸約可不守秘密；但應付戰爭事件所必須之海軍或軍事佈置則非保守秘密不可。關於此事亦已提供保證，所有準備均不涉及任何政治諸約。

最近官報載有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克洛爵士致葛雷勛爵之備忘錄，其內容略謂：

吾國對法國不受書面文件之束縛，尊論極是，吾國確不負有合同性質之義務。但協約國今已組織成立，陣容加強，且已進而付之實踐，有關各國對此道義聯繫，均額手稱慶。故英國倘不表明在發生爭鬥之時定必擁護各友邦，則協約國之意義將盡失矣。光榮之期望今已產生，吾人加以依賴，則定將遭遇嚴厲之抨擊。余敢謂英國決不能參戰之議論實非切實之論，凡擁護此種論調者乃係政治自殺。

葛雷勛爵所具之見解乃係官場之普通意見，力言「光榮之期望」並無書面之形式，故國會可以自由行動乃一種可憐之遁詞而已。

雷斯杜恩勳爵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在英下院討論「條約義務與其他未經簽訂文件故不神聖之義務」後稱：

在某一種範疇之內，吾人對比利時負有條約義務……在另一種範疇之內，吾人對法國負有義務——光榮之義務，已因兩國在過去數年間之密切親近而形成。

國會保持自由之理想，遂因八月二日政府向法國提供之保證，保護法國之海岸與航業之事實而推翻。國會已因受有義務之約束，對任何事件均不能保持自由矣。此使「諾蘭」與國會之批准，遂成為一幕悲劇。

如八月五日「泰晤士報」所稱：「英國提供此項保證之後，已確定對法國負有義務」；法國大使考賓接見萊柯里時亦稱：「大國作戰決不能中途而止，在其決定在海上從事戰爭之時，亦命定其負有在陸上作戰之義務」。

「每日電聞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對義務一字發表如下之意見稱：

稱舉另一實例，即英法兩國軍官在戰前之合作是也，此當為各人所尚未忘懷。英下院則直至戰爭之前夜始獲悉該項協定之性質。

What Berlin looks like....?

今日之柏林
果如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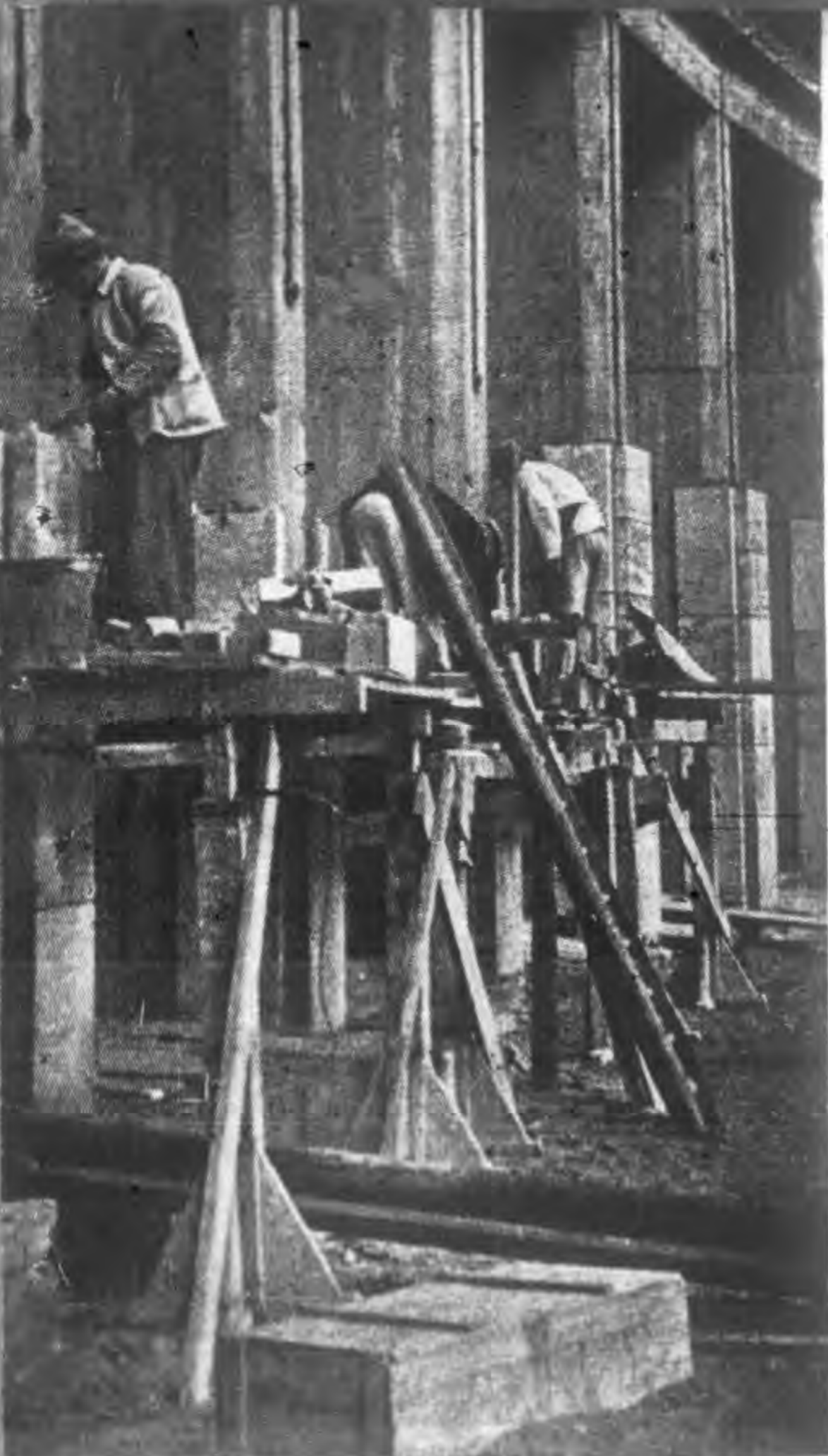
一之築建岸河尊里勃隆克
○傳宣此如，章報國英少至，也果結之炸轟軍空家皇國英必，他無此，存無然蕩均，臺陽橋窗頂屋
A house on the Kronprinzen-Ufer . . . it has no roof, and there are no panes in the windows. The balconies have been torn away. The house is doomed. That must be the results of the attacks by the R.A.F. bombers; at least-so we are told by the British press.



司公貨百之區業商林柏
○標之此炸，炸國置中破壞於工人地為，建附存頂，樓人
數目處中果機轟英，之殘灰作皆，平夷甚近，不屋空去
A department store in the business district of the city. Empty offices. The roof has gone. The adjacent building seems to be razed to the ground. Men are working in the ruins . . . ?
Emergency squads? Did British bombers hit their target here . . . ?

○礫凡片一為已，心中業商之街坦次波
頁閱一：祇毀之築各所兩其本圖際但片敦之檢未酷此
下請：：，拆物建示圖他頁及此實！照倫查經似圖
Huge craters yawn in Potsdamer Strasse - piles of debris block the road. Looks like an uncensored view of London! But in this case, as in the case of all other pictures on this page, destruction reigns only

(See next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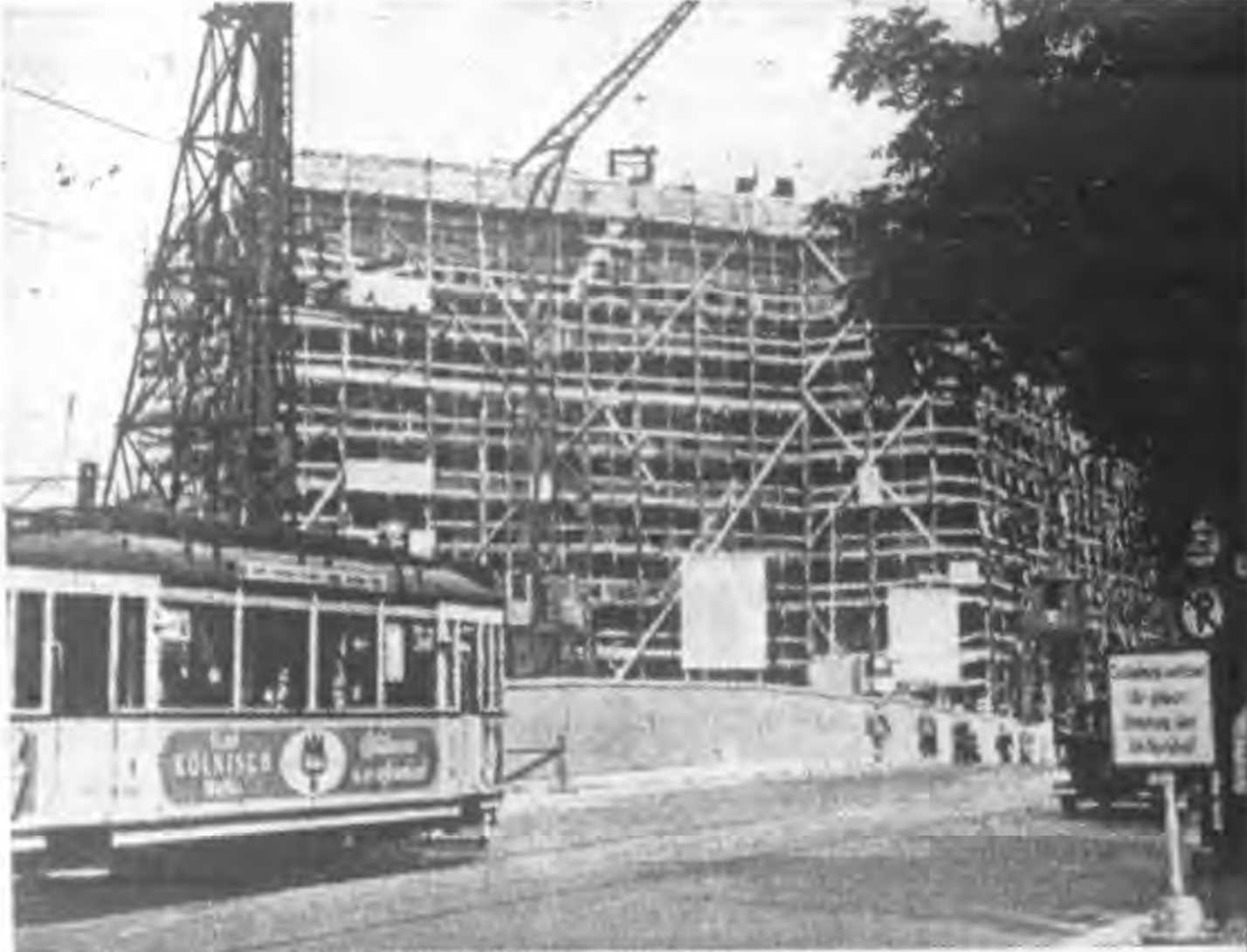


Because

Build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town planning scheme is in full swing in spite of the war! Many of the gigantic buildings designed by Prof. Speer, the General Inspector of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re almost completed. The picture on the left shows the German Tourist Center i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is work wa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for in parts the foundations are over 40 feet deep.

因

柏林建設新計劃，雖在戰爭時期，仍突飛猛進也。若由大建築師史密特設計，已將遠近各國之建築師，其建築之深，其地之深，其地之深，其地之深。



新建築之圓形廣場

此項建築中，柏林新廣場，為德國新建築之中心。新建築之中心，柏林新廣場，為德國新建築之中心。新建築之中心，柏林新廣場，為德國新建築之中心。

What the "Circus" looks like. This magnificent new square, now in building in the Berlin City, will be surrounded by the German Tourist center,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Allianz Insurance Company, a cinema seating 2300, the German Artists' Fellowship House, and other important constructions.

波茨坦街之建築

取消橋樑，擊擊地運河。 Building in Potsdamer Strasse. The bridge in the foreground is to be demolished and the canal to be led underground.



(續第十頁)

實。葛雷爵士當時之解釋仍謂英國對法國並不負有軍事援助之確定義務。既無條約，又無協定，故英國可自由決定行動，予以援助或不予援助。然則吾人雖無正式之義務，但已為國家天生之意識，先榮一念所束縛。此為秘密外交所造成，吾人決不能容其再發生同樣事件。然則吾人所認為更危險者，乃政府既已未有技術上之事實，而担負此種先榮之義務，至時亦不能因未訂技術上之義務而不作充份之軍事準備矣。

哈爾台恩勳爵曾坦白承認彼在戰前一九〇六年時之行動。略謂：余在一九〇六年所遭遇之問題，乃如何動員英國遠征軍十六萬，使之集中於比利時之邊界上。

勞合喬治於戰爭爆發之初宣稱：吾國已與法國訂有盟約，倘法國橫遭攻擊，英國當前往援助。

霍格曾謂：吾等不知有此！

勞合喬治繼稱：倘法國橫遭攻擊。

某名譽議員曰：此乃一項新聞。

勞合喬治繼稱：盟約上並未訂明吾人應派遣何種軍隊前往作戰……吾人所將履行之任何義務，在歷史上當能表示吾人超乎信約之行為矣。

葛雷勳爵當時雖保證國會之自由，但國會已採取其他方針，將使英國失信於法國，則屬顯然。

國外方面之輿論如次：

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布隆在法國眾議院評論一九一九年所建

議之英法美三國同盟稱：

法國已得一九一二年英法協定之良好保障，「保證英國將派六師軍隊援助吾國」。雖因達狄沃之阻擾，雙方同意在協定

「全文」上無須特別註明六師，但雙方參謀部已預先籌妥動員及六師軍隊立即出發等事宜。

薩索諾夫於一九一三年四月向沙皇所作之報告稱：

葛雷毫無躊躇表示倘發生現在談判中之事件，則英國必全力以赴，予德國最嚴重之打擊……葛雷此語確證余已自平卡爾所探悉之事件，完全實屬。此即英法兩國已締結協定，規定倘法國與德國發生戰事，英國不但須在海上加以援助，且在大陸上亦應派陸軍援助。

霞飛上將一九一九年七月五日向巴黎某委員會宣稱：

英國參預戰爭，早在預期之中。英法兩國所訂之軍事協定，因含有秘密性質，故不能加以宣佈。吾人可以信賴英國六師軍隊與比利時人之援助。

羅斯在「勝利」一書中稱：

比較法國參謀本部對戰爭所擬之連續計劃使吾人可以決定英國應於何時予以合作，蓋此事已因英國之諾言而成為吾國戰略之一部份。第十六條計劃雖無如此規定，但一九一一年所擬就之第十六條計劃之甲項，則曾考慮英國軍隊應駐在吾國前線之左翼。陸軍部長（梅錫末）曾謂：吾國與威爾遜將軍之談話，已使吾人確定，倘發生戰事，英國必須出兵參加。按威爾遜將軍派亞瑟狄爾事件時英國參謀本部所派之代表。英國代表并應允派軍隊十萬援助法國，但約定英國軍隊須在法國登陸，因在安特衛浦登陸時不經濟。

一九一九年法國所印行之戰爭書籍中稱：

英法兩國參謀本部互相密切磋商此事，已歷多年。英國軍隊集中之地點，已擇在法國前線之左翼，各部隊之兵站則設在瑪布治與卡托平原之間，總司令則設在卡托。

關於因否認與規避所造成之秘密危險，今舉三例如次：

勞氏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在英下院稱：前已言之，倘德國確知英國必將參戰，則戰爭當不致發生，余以為此言或屬真實。

洛布恩勳爵在其「戰爭如何發生」一書中稱：內閣必係熟思之後始決定隱瞞事實。

奧斯丁·張伯倫一九二二年二月八日在英下院宣稱：吾等在星期一聆悉葛雷勳爵在其席次所發表之演說後，始知吾人已與戰爭相遇。其後即有宣言發表，此係吾國政府當時向全國所發表之第一次公開報告，宣佈英政府所處之地位及所負之義務……下院能再作自由之決定否？根據兩國政府之協議，決定法國海岸不加設防，余非指比利時，乃指法國。英法兩國政府及參謀本部當時已在進行密切談判，并佈置一切。但所有一言一語均未訂成文件，可使吾國受其束縛，然為先榮故，則吾國已受有前所未受之束縛——余未說錯；余以為如此。

奧康諾稱：此則不應保守秘密。

張伯倫稱：余表示同意，此亦為余之全部見解。吾人對法國邊界或法國之命運能漠然置之乎？擁有海峽海峽之友邦乃係英國之利益，不問其訂有條約或未訂條約……假定當時之諸約已加以宣佈，假如當時之諸約已提交下院而獲得通過，則八月間所發生之事件能與此不同否？……倘吾人已將諸約公開，倘吾人之義務已為衆人所知，則余以為至少在一九一四年或能避免戰事。

故所有故意發表之否認與欺騙，直至最後始宣佈其真相，遂成爲秘密外交史上前所未見之一頁，官場隱瞞真相之圓滑情形，由此揭破，當可毫無疑問矣。

第二章 塞爾維亞與奧國皇儲被刺

奧國皇儲斐迪南(奧皇約瑟夫之姪)在塞拉耶伏被刺及奧國因此所提出之最後通牒，有時被人引為大戰之原因，但此事僅為大藥庫之引火物而已，決不能用作宣傳之良好資料。尚幸政府於侵犯比利時一事之後，即不再提及塞拉耶伏暗殺案及英國對法國所負之秘密義務。且塞爾維亞事件亦極難引起人之共鳴。當時布爾曾立即發出「將塞爾維亞打入地獄」之中斥，多數人民自亦不願因此而捲入歐洲戰禍。有人且懷疑倘威爾斯親王亦在同樣情形中被刺，則吾國政府將持何種態度，故塞爾維亞事件有加以詳細紀述之必要。「可憐的小塞爾維亞」乃一無辜小國，受此奧國之殘暴攻擊。

下述乃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泰晤士報」社評之節錄，可見當時如何煽動民情之一斑：

本報今晨所載奧國將士之來信，可以喚醒吾人對勇敢軍隊及高尚民族所應盡之義務……吾人極易忽略塞爾維亞民族光輝燦爛之英雄事蹟及其所受之犧牲……塞爾維亞應受人類之擁護……吾人亦不應忘懷此次歐洲解放戰爭乃德奧侵略塞爾維亞所促成。以塞拉耶伏罪名為侵略塞爾維亞之藉口不能視為塞爾維亞參與同謀之證據。塞爾維亞能否負此嫌疑亦屬一大疑問……在此不能接受奧國所加之罪名之時，吾國殊有充份理由，盡力援助為保護小國獨立原則而奮鬥之同盟國，維護小國獨立原則亦為吾人奮鬥之目標，帝國應以一切資源為其後盾。

勞合喬治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王后宮發表演說稱：

倘任何塞爾維亞人均為謀刺奧國皇儲之人，則理應加以懲罰，塞爾維亞已知此承認，塞爾維亞政府與此案毫無關係，此在奧國亦承認。塞爾維亞首相為一極有才幹之政治家，極得歐洲人士之尊重，塞爾維亞今願意懲罰能證明其為參與行刺同謀之國民，汝等再有其他要求否？

倫敦「本紀週刊」亦以「英勇的塞爾維亞」向吾人宣傳，稱塞爾維亞人正在山嶺要隘捍衛其國家。

但塞爾維亞政府自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迄未逮捕一人或發表任何申明，僅告奧國代表史托克稱：「警察對此案並不關懷」，於是遂引起所有不負責任之人均為兇手之印象。戰爭進行時此事即漸失所聞，塞爾維亞國及其政府則已被公認為兇暴小國之一，惟英國士兵願為其自由與權利而犧牲性命。

塞爾維亞政府參與同謀之秘密，直至一九二四年始洩露。其時有塞爾維亞國會議長育凡諾維區發表一文「一九一四年維杜弗丹紀念日之後」，記述此事之經過情形。按育凡諾維區在一九一四年時係已希區內閣之教育部長。今將與此案有關之文字節錄如次：

余已不能記清此事在五月杪初在六月初。總之已希區曾於某日告訴吾人一事，謂某某數人將前往塞拉耶伏，擬乘斐迪南於維杜弗丹紀念日(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到達該地之機會將其擊斃。已希區雖將此事亦告訴其他諸人，但以後僅與當時之內政部長浦洛蒂區繼續進行此事。余後悉此事係一秘密組織及南斯拉夫京城波斯尼亞亞赫齊哥維亞之愛國學生團體所準備。當時巴西區與吾等及其他閣員均謂(浦洛蒂區亦同意)浦洛蒂區應即命令德林邊界當局阻止此輩青年自南國京城進入德境，但該地邊防官員多為秘密團體中人，故未執行浦洛蒂區之命令，答覆浦洛蒂區稱彼等接到命令之日已不及執行，因其時此輩青年均已進入國境。浦洛蒂區後亦以此語告吾等。因此政府遂未能阻止此項預謀之暴行。

由此可知全體閣員在行刺之前，均已知有此項陰謀；首相與內長且知某某團體在進行此項暴行；邊界守兵亦與此事有關，執行密謀行刺之人之命令。

塞爾維亞駐維也納公使雖自動通知畢林斯資閣員，促其轉告奧國皇儲改變預定之行程，但亦歸於失敗。因此皇儲致死之情形較預期更為可慘，其結果亦無人夢想及之。(未完)

數十萬德國移民重返祖國

They Followed The Fuehrer's Call

The Re-Patriation Of German Nationals From Tyrol, Bessarabia, Galicia, Volhynia And The Baltic Countries

全歐德國移民紛紛響應
即為弭兵之亂之最上策

大德意志元首登高一呼
根本解決民族雜處問題



○備齊均亦，關機生衛及藥醫，善完備設中營帳
Assembly camps boast perfect equipment, which of course includes medical outfit and health service.

德國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德波糾紛雖告光榮結束，而西線則齊格菲與馬奇諾猶若銅牆鐵壁遙相對峙，北海則德英海

歐洲他國之德國民族，大聲疾呼，今其還回於德國領土，蓋如是民族既不雜處，國際間之一部分紛爭，即可避免於未來，裨益於歐洲新秩序之建設，實深且大焉。

自希特勒登高一呼後，南之提羅爾移民，北之波羅的海沿岸諸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中之德國民族，東之前波蘭東部之德意志移民，均紛紛響應，遷居於德國東疆，即遠若貝薩拉比亞及布柯維納之德國移民，亦接踵而至，重返祖國，總計其數，不下三十萬人，不惟東疆之保衛有賴，開拓有望，即日耳曼民族亦不再受異國政府之壓迫，而訴苦無門，誠一奠定和平之良策，充實國防之妙計也。

稽諸德國史來，吾人知移民之潮流，多向東方，於一七八一年時，已有多數人移民遷居於加利西亞，加利西亞者，自當時波蘭被瓜分後，奧國之領土也，一八六七

軍正相逐鹿，天空則德意志與英法空軍尚爭霸未已，丁此大戰方殷之際，大德意志元首希特勒，於十月六日向移居於

蘭文為當地之正式語言，舉凡居住於境內之德國移民，欲向當地奧政府有所申請者，必先經下級之波蘭機關，至十九世紀末，日耳曼移民因不堪其苦，大部分遂卜居於西普魯士，第一次歐洲大戰之時

，加利西亞適當德俄之衝，居民之被蹂躪，尤甚於他處，大戰甫畢，烏克蘭與波蘭間之糾紛又起，各欲得加利西亞以為快，於是西加利西亞之波蘭人，令令德國移民之居住於該區者，執干戈以抗烏克蘭共和國，而烏克蘭政府，亦迫東加利西亞之日耳曼民族



○食糧換文，息休內站途中在，民移曼耳日

Repatriated German colonists are seen stopping in one of the way stations, exchanging provisions.

軍隊之撤退，祇能經伏爾希尼亞，於是該處之德意志移民，遂奉命於短時間遷移俄內部，至一九一八年德俄和約告成，方能重返故鄉，大戰告終，伏爾希尼亞在波蘭統治之下，困難尤甚於昔日。餘若那勒甫之德意志移民，其境遇之困頓艱難，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夫一國政府，欲一旦令其百餘年僑居於國外之移民，相率歸國，政府必先須有充分之把握，使移民返國後，在祖國政府保護指導之下，確能澈底發展懷抱而得光榮之生存，他方每一移民，須效於愛國熱忱，能忍痛而犧牲一切，并能於既返祖國後，重振旗鼓，埋頭苦幹，以符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即此二條件已具備矣，國家更須有組織完備之機關，精密詳盡之策略，督理此事，不然歸集移民之大事，無有不告失敗者，德意志處此軍書旁午之會，突然令全歐散居之移民，重返故鄉，執政之胸有成竹，循序而進，移民之愛國心切，降心服從，殊堪令人敬佩，至於負責機關之辦事完密，有條不紊，更為歷來所僅見，茲將當時前波蘭東部德國移民歸集時之情形，略述如下，使讀者可舉一反三，歸集波蘭東部之德國移民，不惟人口較眾，且因交通梗阻，健康狀況惡劣，較其他各處，更形艱難也。

前波蘭之東部，現已隸屬於蘇聯，故德國欲從事歸集該區之移民，手續上不得不與蘇聯會商合作，德國曾掌此事機關之辦事員，計有三百人之眾，所辦移民居住區之面積，約佔十八萬方公里之大，自願歸集之人數約十三萬五千之譜，兼之途程遙遠，交通不便，欲使此無數之民衆，於冬季嚴寒之中，安然返國，其繁難已不言而喻矣，第一步手續，即為確切之登記，辦事人員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分成無數小組，至各地登錄願回國之人數產業，每一小組均有一蘇聯辦事員陪同前往，使手續簡便，並無引起誤會之虞，總機關設立於

，以武力抵抗波蘭，自是以後，致德國移民閥相爭，同室操戈，悲慘莫名，及至烏克蘭合併於蘇聯後，始告寧靜。伏爾希尼亞德國移民之遭遇，亦與上述相似，伏爾希尼亞地瘠民貧，雖手足胼胝，尚不得一飽，第一次歐戰時，帝俄敗北，



○人曼耳日之國回迎歡，上之樑橋河桑赴親宜事民移國回返撤理辦命本萊姆希監總察警國德
 Reichsleader Himmler, in charge of the re-settlement of returning German nationals, personally greets a family on the bridge over the San.

洛資，——現稱里士曼城——此城約有居民四萬人，為波蘭東部移民歸集德國時必經之道，凡一移民可隨身帶入德意志之財產物件，早經德俄兩國明文規定，例如每一家庭，祇能攜帶載重馬車一輛，馬兩匹，牝牛一頭，家庭用具及較小之家畜等，至於其他動產及不動產，雖不准帶入祖國，然均登入表格，一俟移民已入德境之指定地點後，德國政府，得按表償還。

調查既畢，即開始辦理運輸，但因交通不便，載人運貨，均用馬車，在德俄之新邊疆上，早規定地點，准許移民通過，苟須新築橋樑時，則德國工程人員亦早限期造成，在指定移民通過之境界處，德國方面早已預備大批醫師與獸醫，以便檢查入境之移民與家畜之健康狀況，至於招待嬰兒老人與病者，其手續尤為完妥，舉凡移民所經沿途，每隔相當距離，預設飲食供給所，使移民中途無飢渴之憂，即對於攜帶入境之牝牛馬匹，糧食亦均預有計劃，例如每一頭牝牛，每日已預備三十五公斤之藁草，至於移民每日須自某處行至某處，動身及到達時間，中途車行之速度，



○理辦籌統關機有均，項等畜牲及食糧中程旅，國祖近回隊結，上以萬十人曼耳日
 An army of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German nationals on the way back into the Reich. A complete organisation has been set up to direct and to feed the masses of colonists and their livestock during the voyage.

於頗慮不良之環境下，均一一指定，務使加利西亞伏爾希尼亞及
 摩勒甫之移民，安然歸國，時間之所以擇定冬季者，乃欲避免流
 行病之發生耳，其計慮之周詳，真可謂無微不至矣。

布格河乃德俄新訂之邊界，德國移民既至河邊，乃越新築成
 長約一百八十公尺之橋樑，橋之他端，除醫師外，站立有數名德
 國各團體代表，欲在祖國界邊歡迎歸國之同胞，按照預定之時間
 ，第一批二百五十輛馬車，接踵而至，在越過橋樑之前，須下車
 受俄國邊境關員之檢驗，檢驗已畢，乃魚貫徒步過橋而入德國境
 上，與歡迎代表相見時，舉手行禮，歡呼希特勒萬歲，時偏百餘
 載，而能重返光榮之祖國，宜乎老幼男女，歡聲雷動焉，為指揮
 交通起見，特設商譽多名，并於橋之附近，置有行軍灶數處，以
 便供給移民咖啡及食品，一俟第一批全體移民均入德境後，乃以
 馬車護送至附近之火車站，站中機車早已升火待發，并於車站上
 發給乾糧罐頭，以備中途之需，如是夜以繼日，至一九四〇年正
 月二十六日，全體由波

蘭東部歸集德國之移民
 ，均入德境，既回祖國
 ，先羣居於多數之集中
 營，以後辦理登記給發
 護照，而取得德國國籍
 ，最先每人須填寫簡單
 之報告單，次至特設之
 照相部，攝製半身照片
 ，再至財產部，填明貽
 留而不能帶入之財產，
 以便政府日後得如數償
 還，由此至警事部，經
 醫師之精密檢查，攝取
 愛克司光照片，最後至



日耳曼人自伏爾希尼亞回國，其乘車所，於士曼士廣場。
 Wagons of German families trekking back from
 Volhynia are parked on a square in Litzmannstadt.

國籍部，而取得德國國籍，全部手續經過，費時祇四小時。
 另設男女職業介紹部，辦理移民之職業，舉凡以前有職業之男
 女，須將其簡單之履歷，詳細填明，以便政府按其學歷或特長，代
 為指定或介紹職業，欲使學齡兒童不致中途輟學，特設各級學校，
 以資教養，至於規模宏大之醫院，亦應有盡有，以供移民疾病時之
 救治，誠空前之大業，為歷史上所罕見者。
 偉哉德政府歸集移民之壯舉也，人無智愚賢不肖，莫不重其鄉
 土，不幸而流寓他邦，莫不歎感嗚呼，歌詠思歸，一旦快賦歸與，
 重觀家鄉，此樂何極，此人情之常，而古今之所同也，德政府元首
 深體域外同胞之意，於軍事倥偬之際，獨能顧念及此，毅然實行，
 行焉而條理井然，俾歸國同胞各得其所，福利有加，所謂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者，其此之謂乎，夫以如是之政府，其誰不樂為之民，惜
 乎無窮福利，僅限於德意志一國之民，徒使天下人贊歎羨慕而已耳
 ，安得天心厭亂，一朝國際間化干戈為玉帛，而使普天下流離失所
 之民，咸得安居樂業於其父母之邦耶。



融 融 樂 其 國 祖 返 重

○ 事 大 生 誠 福 業 居 享， 之 指 保 政， 故 重 應 紛 民， 一 登 元 洲 長 志 德 也， 異 遠 鄉 離， 生 逼 前 餘 於 大 移 德
也 快 一 人， 之 樂 安 得 下 導 護 府 在 國 返， 響 紛 移 呼 高 首， 歐 雄 意 大 今 國 適， 故 別 計 於 因 年 百 多 民 國

Happy to be back in their home country, which their families had left more than one century ago, when it could not offer them work and bread to make a satisfactory living, German settlers followed the Fuehrer's call to a new Germany which offers them a secure and permanent home.